

甫 澜 涛 著

风雪察哈尔

FENGXUE CHAHAER



5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描写蒙古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蒙古族反动上层出卖民族利益，开门揖盗，认贼作父；穷苦牧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反侵略大旗，充当中流砥柱。在民族存亡之秋，古老的察哈尔草原，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

巴音家里勾心斗角，抗日健儿大义灭亲，青年男女真挚相爱。小说故事生动、曲折，笔触细腻，人物性格鲜明，具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

责任编辑：李耀先

封面设计：孟喜元

风 雪 察 哈 尔

甫 澜 涛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农牧场总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30千 插页：2

1980年10月第一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统一书号：10089·184 每册0.90元

目 录

话题	1
一 好汉做事做到头，好马登程跑到头	3
二 暴风雪前，最不安的是乌鸦	23
三 任你狗儿叫，不误骆驼走大道	40
四 被大火烧过的草原，对春天更亲	50
五 春花不是不开，她等着大雁归来	70
六 毒蛇，粗的细的一样伤人； 敌人，近的远的同样危险	83
七 看鹰看它的飞翔， 看人看他的言行	98
八 牛有一对犄角才有威力	115
九 狐狸尽管狡猾，狐皮却能买到	128
一〇 珍贵的宝石出自土地， 明亮的星星来自天空	144
美酒一杯敬给你，多少情意在杯里	156
要想上山采蒺藜，必先补好鞋底	173

一三	母鸡的理想，不过是一把谷糠·····	190
一四	勇敢再加上智慧，那就是力量·····	203
一五	月亮苍白，是因为它 心中缺少一团烈火·····	218
一六	雄鹰说：莫害怕狂风暴雨， 那正是炼就硬翅膀的炉膛·····	233
一七	是不是真金，一炼就知道； 是不是好马，一跑就知道·····	252
一八	咬人的狗不露齿·····	264
一九	泉眼旺，湖水就不会干涸·····	281
二〇	勇士把希望寄托在斗争上， 懦夫把希望寄托在妥协上·····	292
二一	豺狼终归要倒在猎人的枪口下·····	307
二二	掐灭火星，等于扑灭火灾·····	319
二三	山峰不会倒，江水永远向东流·····	332

话 题

在赛汉河的上游，有一个小小的集镇，名叫“额尔敦朝鲁浩特”，译成汉名是“宝石城”。宝石城西南方二十五里有一个名叫宝力格的小牧村；东南方三十里有一个坐落在阿斯楞山北麓的牧村，叫包少台。宝力格距包少台三十五里。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宝力格、包少台、宝石城所构成的这一“不等边三角形”的范围内外。

这年的秋风是在一场雷雨后刮起来的。秋风几乎是在瞬息之间就把草原的翠绿色换成枯黄色了。风刮起草根下的沙土，在无垠的原野上拉起一道道尘幕；风过后，留下的是枯草的气味。不同往年的是：风除了能留下枯草的气味外，还能把遥远的大青山里的火药味送来。

“芦沟桥事变”的炮声响后不久，日本侵略军便攻破了锡察草地的门户——张家口，耀武扬威，长驱直入。大同、丰镇、集宁、卓资山、厚和^①、包头等城镇相继沦陷已经一年了。日寇罪恶的铁蹄会不会踏上察哈尔这块古老的草原？这早已成为牧人们议论的中心，耽心的大事。

“温玛尼巴德玛洪！”^② 尽管无数的虔诚佛教徒，一日三

①厚和：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

②温玛尼巴德玛洪：佛经咒语。

次地跪到佛龕前祈祷，求老佛爷保佑察哈尔，但也无济于事。就在入秋后不久，一个名叫石野长雄的日本顾问，带着二十几个日本兵突然驾临宝石城了。于是，各种消息长上翅膀飞遍了草原：

“听说了吗？丹巴斯仁安奔^①为日本顾问接风，在宝石城摆了九十九只整羊的盛大酒宴……”

“旺吉拉扎冷^②辞职还乡啦！他离开宝石城的那天，有人见他跨上马背时落泪了……”

“旗兵改称保安队了。旗兵总头目朋斯克现在是保安队长。听说，朋斯克换了一身日本黄呢子军服，比先前更神气啦……”

“…… ……”

这些预示着灾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草原，飞进了每一顶察哈尔人的蒙古包。巴音^③人家惶恐起来了，他们耽心他们的财产会被日本人抢劫一空；穷苦牧人们紧锁起眉头来了，他们知道战火给穷苦人将会带来怎样的不幸。那些有一腔民族热血的察哈尔人，面对日寇的入侵，蒙奸的叛行，忧心似焚呵！

①安奔：当时的旗长之称。

②扎冷：官职之称，职位仅次于安奔。

③巴音：蒙语，富裕。

— 好汉做事做到头，好马登程跑到头

曙色首先映亮的是九曲十八弯的赛汗河。河水泛着闪闪发亮的光，几乎会使人怀疑这将草原从黑暗里拯救出来的光并非来自天上，而是发自赛汗河。

东宝力格浩特^①扎木斯家那顶旧得发黑的蒙古包的板门是头一个打开迎接曙色的。出现在包门口的不是宝力格最风趣的人物扎木斯，而是扎木斯十九岁的女儿舒格吉玛。这姑娘有一张红润的鹅蛋形脸，有一双弯的象弓一样的眉毛，有一对永远含笑的杏核眼。她穿着一领浅蓝色的蒙古袍，袍上虽然补着补丁，却洗得一尘不染；腰扎一条粉红色的布腰带，显得身材愈发苗条。人们说赛汗河畔是出美人的地方，看看舒格吉玛姑娘，就会相信这话并不假。

舒格吉玛抬眼向安谧的草原深处望了望，回身轻轻地关上包门。她正要离开包门时，弟弟安敏布和醒来了。他的声音带着惺忪的睡意：

“阿尼娅^②，我的‘巴日斯’在吗？”

舒格吉玛注视了一下包前和粪垛附近，并没发现弟弟的猎狗“巴日斯”。于是，她吆喝了一声：“巴日斯！”

①浩特：这里指自然的小牧村。有时，也指城镇。

②阿尼娅：对姐姐的昵称。

“嗖——”地一声，“巴日斯”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跳到她的面前来了。这是一只毛皮象闪亮的黑缎子似的细腰长腿的猎狗。它的嘴里叼着一只野兔，鲜血顺着它的嘴角往下流。显然，这只时运不佳的野兔子是刚刚被它捕获的。

“安敏布和，‘巴日斯’叼回只兔子！”舒格吉玛高声喊道。

“什么？兔子！啊！”安敏布和喊叫着，慌忙披了衣服跑出来。

“巴日斯”一见它的小主人，便把兔子直送到安敏布和的脚下来，象邀功似地摇着尾巴。安敏布和抓住野兔子的尾巴提起来看了看，然后又丢开，搂住“巴日斯”的脖子，把脸紧紧地贴到了它的耳朵上。

天色大亮了。百灵鸟成群地盘旋穿飞，唱起欢乐的歌；还顽强地活在枯草丛中的蝈蝈在其它虫鸟的伴奏下也一齐唱起来，开始了每一个清晨都要进行的大合唱。

舒格吉玛已经挤过了她家唯一的一头花乳牛的奶，她把奶子倒进了一只双耳瓦罐里。倒满了一瓦罐，留一半剩在挤奶桶里，递给弟弟，说：“给阿爸准备好奶茶，他一会儿就从马群上回来了。”

小青年有些不大乐意接受“任务”，他瞅了姐姐一眼：“你哪？你干啥去？”

“我给洛卜桑大伯煮茶、熬药去。”

安敏布和调皮地用食指刮着脸皮，说：“快去，快去，去晚了哈日夫哥就上马群去啦！”

“安敏布和！”姐姐羞红了脸，“你再胡嚼舌头，我打烂你的嘴！”她说说着便装模作样地去抓一根柳木棍子。安敏布和做了个鬼脸，一转身钻进包里去了。

舒格吉玛无声地笑笑，提起奶罐子，快步往洛卜桑的毡包走去。

舒格吉玛的阿爸扎木斯和哈日夫的阿爸洛卜桑，两人都是西宝力格大巴音贡登家的牧马人。两人替贡登整整撵了大半辈子马，直到如今，扎木斯还在马背上颠簸；洛卜桑因病再不能爬上马背去了，便由儿子哈日夫接替了他。洛卜桑、扎木斯两家，从他们的祖辈起就交往很深，尤其当这牧马的一对老朋友发现他们的孩子——哈日夫和舒格吉玛必然要成为使人羡慕的一对儿时，两家的关系更加亲密得不分彼此了。洛卜桑卧病的这几个月来，舒格吉玛象对待自己的阿爸一样地伺候他，曾得到了塔毛额吉^①等人的“啧啧”赞叹，说洛卜桑一生修善积德才落得这样一位可心可意的儿媳妇。

洛卜桑的包前，哈日夫正在拴马桩前鞣马，——他正要上马群去替换扎木斯回来。他身材修长，体态健美。方正的脸盘被太阳晒得黧黑，被风雨吹得有些粗糙，倒显得一口牙齿格外白亮。两道粗直的眉毛下，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常忽闪着波浪一样的光。他的整个神态给人一种聪明、朴实又坚毅、倔强的感觉。

舒格吉玛走来，和拴马桩保持了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后便站下来了。这两位年轻人，天天要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见每一天的第一面。现在，他们又和往常一样，互相并没有打招呼，也没有问早安，而是对看了一眼，同时微微地一笑。而后，哈日夫又忙着鞣马，舒格吉玛匆匆地往包里走去。

蹒跚着病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身子躺在破毡片上的洛卜桑，现在尽管脸色苍白，脸上布满了皱纹，而且那银白的长胡

①额吉：蒙语，妈妈。

须乱蓬蓬的；但是，从那对深陷在白眉下的大眼睛里闪射出的豪光，可以看出他是个倔强的人。

他凭着走进包来的脚步声，知道来的人是舒格吉玛，便把一早就向儿子提出过的问题又提了出来：“舒格吉玛，今天是九月十八日，还是九月十九日？”

“大伯，今天是九月十九日。”

“九月十九？”洛卜桑坐起来，是那么认真而严厉地追问：“你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十八还是十九？对老年人说假话是犯罪！”

“是九月十九日。”舒格吉玛把奶罐子放下，肯定地回答说。“大伯，我没有记错。”

“好崽子！他竟敢欺哄我！他竟敢对我说假话！没有家教的野崽子！”洛卜桑大动肝火了，银须在索索乱抖，“去，你让哈日夫给我回来！”

舒格吉玛不清楚老人家要追问今天是十八还是十九的原因，也不清楚哈日夫为什么要对老人家说假话。但是，她十分清楚老人家的脾气。哈日夫要是在老人家的火头上回包来，他非要吃亏不可。她迅速地跑出包去，见哈日夫还在慢腾腾地系马肚带。

“哈日夫，快走！大伯生气啦！”

“生什么气？”

“明明今天是十九，你为啥说是十八？”

哈日夫不以为然地笑笑：“我要说是十九，阿爸就要叫我给额吉上坟去。我今天不能去上坟。”

“不去上坟不合适吧？”

哈日夫点点头，脸上掠过一丝不易使人觉察的阴影：“今天是额吉去世的十周年，按理说我应该去上坟。可是，今天我

有比上坟更重要的事。”

一听哈日夫说有“更重要的事”，舒格吉玛不再吱声了。近几个月来，哈日夫常常要去做“更重要的事”。舒格吉玛存着好奇心，向哈日夫追问过这“更重要的事”到底是什么。可是，哈日夫只告诉她说“为穷苦人的翻身解放作斗争”，而且说这就叫干“革命”。虽然她不能知道这“革命”的具体干法，但她从哈日夫的行动，知道这是一种秘密的、危险的事；她相信敢干这种事的人，都是英雄好汉。所以，她和她的阿爸——扎木斯，都成了支持和赞助哈日夫的人了。每当哈日夫要去做“更重要的事”时，她必然要帮他去“欺骗”洛卜桑老人，好使哈日夫的行动不至受到严厉的老阿爸的阻止。同时，每当哈日夫要去做这“更重要的事”时，她的心准要吊起来，因为她清楚他走的每一步都隐藏着危险。

“哈日夫，一定得多加小心呵！”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哈日夫微笑着跨上了铁青马，“还得编几句谎话。”

舒格吉玛会意地点点头，回到包里。她一边燃着吐拉克^①里的火，一边说：“大伯，我出去时，哈日夫已经走远啦。”

洛卜桑气愤地闭起眼睛，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这时，老人家的脑海中浮现出死去已经十年的老伴儿的幻影，她瘦弱、矮小，头发灰白而蓬乱，拄着一根棍子，把细瘦的脖子伸得老长老长，因为在她的十周年祭日家里人没有给她送纸钱来，眼神里流露着痛苦和失望。

洛卜桑难过地叹息一声，慢慢睁开了眼，映进他的眼帘的，是一缕从天窗射下来的金色阳光，是吐拉克上的小锅冒起

^①吐拉克：蒙古包里的火架子。

的沸牛奶的热气，是舒格吉玛那张美丽的脸。于是，他的心胸开朗了一些，说话的声调也柔和多了：

“孩子，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大伯，我知道。是我大娘去世整整十年了。”

“啊啊！孩子，每一年的这一天，我心里就难受哇！唉，你大娘是个苦命的人哪！”

舒格吉玛把沸牛奶盛到一只碗里，双手端给老人。洛卜桑接过碗，看了看又搁下了。说：“孩子，大伯心里难受，喝不下去。”

“大伯，您少喝点儿。”

“孩子，您还记得你大娘吗？”

“记得哪！大娘老是低声说话，从来都不会发脾气，就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也不会骂人。大娘对我可好哪！她只要攒下一点儿奶酪，就把我叫来给我吃……”

洛卜桑听着舒格吉玛柔声细气的话语，老伴儿的形象在他的头脑中又活动起来。十年前的往事也跟着显现了……

一九二八年旧历九月十九日的午后，贡登家五十四岁的牧马人洛卜桑撵着马群正往马莲滩牧场去的路上，望见迎面来了四五个骑马的人。这四五个人个个都挎着长枪，马鞍辮上挂着明晃晃的马刀。他思忖：莫不是遇上土匪吧？那年，土匪纷起，从前山^①窜到草原上造孽。这些汉人，有的成群结队，有的三五成伙。他们在草原上枪杀牧人，抢掠牲畜，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他断定今天是遇上土匪了，心口窝突突地狂跳起来。他怕马群被土匪一卷而去呀！可是，他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四、五匹骑马很快就冲到他面前来了。

^①前山：指阴山。

“啊哈哈！幸运啊，遇上洛卜桑大叔了！大叔，赛音白努①？”

“赛②！赛！赛！”洛卜桑连声应着，慌忙滚下马背来。他没想到骑黄膘马站在他面前的，原来是前任老安奔穆克登宝的大少爷朋斯克。

朋斯克，这位吃得油光满面的年轻人，是个不学无术的官家子弟，他唯一的爱好是打猎。他嘴里喷着浓烈的酒味，强睁着一对网着血丝的眼睛说：“大叔，不要害怕，这几位汉人都是我的朋友。”

一听“汉人”，洛卜桑不禁头皮发紧。他扫一眼那几个衣冠不整，神态蛮横的汉人，心里产生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狗和大便的人接近，败类和坏人接近。朋斯克怎么会和土匪交上朋友了呢？

朋斯克沙哑着醉嗓子问道：“我们已经绕了一上午了，连只野兔子都没遇上，真够扫兴哪！您是老猎人，请您给我们指点一下，该往什么地方去打猎？”

洛卜桑不愿和土匪待更长的时间，也十分厌恶这位和土匪交朋友的安奔少爷，巴不得快点儿支他们走开，便随手往靠东的一个大草甸子一指：“往那儿去吧。草滩中心有个小湖泊，黄羊常去饮水的。”

朋斯克和他的朋友向草甸子望着。突然，朋斯克哈哈地大笑起来，怪声怪气地说：“大叔，你可真是老猎人啊！您瞧，草甸子上不是有只老黄羊吗！”

几个土匪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①赛音白努：蒙语，好吗？

②赛：蒙语，好。

洛卜桑抬头望去，大吃一惊。草甸子上有个背着阿婆拾干牛粪的人，那正是他的老伴儿呀！为了度过即将来到的严冬，老伴儿竟走到这么远来拾牛粪。他朝朋斯克陪着笑脸说：“大少爷，那，那是我的老伴儿，她在拾牛粪。”

朋斯克坐在马背上，笑得前仰后合。“不，不！大叔……那是只老、老黄羊！”

“看我的枪法吧！”一个大胡子土匪说着端起了枪来。

洛卜桑一看要坏事了，“扑腾”一声跪下来求道：“老爷们，行行好，千万不能开枪呀！她，她一辈子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不该让她死在枪口下……”

“砰！”枪响了。

“轰——”马群惊了。

“哦——”洛卜桑惨叫一声昏倒了……

老伴儿的尸体被人们搁在准备火葬的羊粪砖垛上，当老喇嘛为死者念起“玛尼”经的时候，邻居们跪到死者身前低声哭泣起来，洛卜桑却木呆呆地坐在了一边，一动不动地望着草原。夕阳的余晖洒在草原上，草原象镀了一层铜，闪着惨淡的黄色。甚至到羊粪砖燃着，顺着风扑来焦膻味时，他也没回头看一下，也没挪动一下身子。可是，当他听到儿子哈日夫哭喊“额吉——额吉——”的声音时，蓦地站起身来。

哈日夫在草滩上打着滚儿哭。洛卜桑走过来，并没说什么安慰儿子的话，将儿子抱在怀里，又慢慢地坐在地上，任他哭喊，任他在怀里打滚儿。洛卜桑又痴呆呆地凝望着远处，成串的泪珠顺着多皱的脸颊往下淌。

不知过了多久，洛卜桑听不到儿子的哭声了，他低头一看，见儿子正圆睁着两眼盯着他。

“阿爸，”哈日夫声音嘶哑，“我要报仇！”

“报仇?! ”洛卜桑简直有些不相信这话会出自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的口。他的心头顿然被一阵喜悦和希望的感情所激动。他的热泪夺眶而出了，一边亲吻着儿子，一边说：“要报仇十年不晚！要把仇恨的种子埋在心头，记住：你的额吉是死在汉人的枪下的；记住：把汉人引来的是朋斯克！”

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十年中，他时时向儿子提起“报仇”、“汉人”、“朋斯克”这些话。他和儿子一时一刻都没有忘记报仇啊！可是，十年中从来都没有过报仇的机会，而他们的仇人朋斯克在三年前升任了旗兵总头目，不久前又任了保安队长，更加耀武扬威了。这一切且不说，单就那在十年前就喊出了“报仇”的儿子，现在长成二十岁出头的人了，却把“报仇”的事儿抛在了脑后，连给他额吉上坟烧把纸钱的事都不愿做，这就够使洛卜桑伤心的了。

洛卜桑想着这些事，端起碗，喝了两口热牛奶。一碗沸牛奶，这是他的“早饭”。过去，他的饭量是惊人的，所以气力也是过人的。可是，自打因肺病和腰腿疼使他躺倒后，他的饭量减了，体重减了，气力也减了。想到自己这个出尽了力气后的病体，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久了。于是，他把报仇的遗愿留给儿子的心更为强烈起来，可是儿子……

“舒格吉玛，”他把未过门的，不，简直还没有定亲的儿媳妇叫到身边，问道，“你说，哈日夫是记错了日子，还是有意欺骗我？”

“大伯，他怎么会有意欺骗您呢？肯定是记错日子了。”

洛卜桑心想但愿如此，于是顿觉心胸宽松了许多，大口大口地喝起牛奶来。

“大伯，我去给大娘上坟吧。”

洛卜桑高兴地盯着舒格吉玛的脸，半天才吐出三个字：

“好孩子！”

早晨的太阳，投射过薄薄的晨雾，把金黄中微带嫣红的阳光铺在了深秋的草原上，也给两峰正在赶路的骆驼和它的主人披了一身锦缎。骆驼的主人骑在前面一峰驼上，正眯起眼睛向宽阔的草原上瞭望。他看见在天和地相交的地方，有一群马的影子在奔腾，但很快就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尘烟瀰漫。他又向四周看看，不见一个人影。也许他感到有些寂寞了吧，放开喉咙唱起了爬山歌：

祖宗三代卖血汗，
全家铺一条烂席片；

地里受的是牛马苦，
灶前吃的是猪狗饭；

茅庵房，破门扇，
老少穿的稀巴烂。

穷年苦月没奈何，
夜半想起个拉骆驼……

他是个高大魁梧的中年汉子。阔额方脸，剑眉明眸，使人注目的是那浓密的络腮胡子，从两鬓角到下巴，密匝匝的。他脚穿圆口帮、千层底布鞋，裤腿口扎着鸡肠带，身穿青市布夹袍，头戴一顶旧的紫绒礼帽。这身打扮，叫人一眼就能认出是个旅蒙商。是的，不少牧人都认识他，而且还送给他一个绰号：程大胡。

程大胡名叫程育鹏，是共产党派往察哈尔草原来的地下工作者。他身负重任，从大青山来到察哈尔草原，找到了我党的老关系——白音高勒浩特的普日布老大夫；他还和联络员哈日夫接了一次头；他进过宝石城，串过好几个牧村，有意识地熟悉这里的人物、地理、风俗和时局。现在，他开始进行他的主要工作了。按上次和哈日夫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他往宝石城外一座古旧的破庙走来。

他在破庙前下了驼背，把驼缰拴在庙前那棵孤独的老榆树上，便坐在石条台阶上等待哈日夫。这座破庙是现在的哈达图喇嘛庙的前身。据说，有一天深夜，活佛额尔敦达来突然看见庙前的老榆树闪出七彩宝光，这宝光一瞬间离开树身，在夜空下划出光道，然后消失在哈达图山包上了。于是，活佛说这座庙的宝光祥气已经移至哈达图了，庙址也应该随那宝光祥气移居哈达图去。这样，又在哈达图大兴土木，建起了一座新庙。程育鹏正观赏着这座庙的残墙断壁上的斑驳的佛画时，听得有马蹄声，回头一看，见一个骑铁青大马的人直奔破庙而来。

来人是哈日夫。他跳下马背，把马缰拴到横卧在地上的猴头石马桩上，然后走上台阶，挨着程育鹏坐下了。

哈日夫一坐下来就说：“程大哥，有什么任务给我，你就快说吧！”

“不忙，不忙。”

“哎呀！还不忙？程大哥，我从山里回来的这几个月，天天都盼山里来人啊！好不容易盼来个程大哥，可你又不给我任务……”

“呵呵呵！我的好兄弟，你等急了吗？”程育鹏的手亲热地搭在哈日夫的肩上说：“今天有任务给你。对了，上次你说老阿爸有病，现在好些了吗？”